

冷眼向洋

百年风云启示录

上卷

资中筠 主编

资中筠 陈乐民 著



FQ37/13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眼向洋(上):百年风云启示录/资中筠主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3

ISBN 7-108-01415-7

I. 冷… II. 资… III. 世界史:现代史-研究 IV.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457 号

主 编 资中筠
著 者 资中筠
陈乐民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6.5 字数 428 千字
印 数 0,001-5,1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前 言

最初起意写这样一部书是得到汪道涵先生的启发。两年前,资中筠与陈乐民访问上海时,与冯绍雷一道应邀见到汪老。老先生爱读书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以他的高龄和高位,读书兴趣还那么浓,涉猎那么广,令人敬佩。那次话题也很广,总的还是围绕着世界大局的发展和走向。其间,汪老提到,20世纪行将结束,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和变化,真该好好总结一下。这只是一句感慨的话,并非是向我们提建议,要我们去做这件事。但是这也正是我们几个经常思考的问题。在与汪老谈话后,这个题目逐渐在我们的思想中突显出来。我们三人各有所专:美国、欧洲、俄罗斯,在长期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宏观的、全局性的心得,这三大块确实对20世纪的走向起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何不真的来总结一下呢?此事的发起者是陈乐民,很快得到资、冯二人的同意。酝酿一段时期后逐渐有了大致的想法,除了上述几大地区外,还需要对总的国际政治以及全球化问题有所论述。刚好与陈乐民在同一研究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的青年学者刘靖华表示对这个课题也感兴趣,愿意加入,这样,老、中、青三代四人在各自原来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纯属自愿地结合在一起,决心对20世纪做一番回顾。此书正在初步规划阶段,偶然遇到三联的董秀玉总编辑,听到我们这一计划后十分感兴趣,当场拍板,列入

出版计划，经验丰富的倪乐女士自愿担任责任编辑。在这样的鼓励和鞭策下，我们成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了。

这个课题很大，与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潮流有点不合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我们只能就各自所熟悉的领域选择某个切入点，由果求因，希望能从社会发展的既成事实中找出一些规律来，不求面面俱到。关系到一个世纪的重大问题当然不可能穷尽。我们既不能摆脱历史和国际关系，又希望尽量避免写成单纯的历史或国际关系。但是设想是一回事，下笔又是另一回事。几个作者在开始议论时似乎有许多共同的想法，呼之欲出，及至落在纸上，却发现这个题目覆盖面极为宽广，头绪纷繁，与原来各自的思路有相当的距离，难度极大。两年多来，几易其稿，一延再延，现在总算勉强草成，仍难尽如人意。作者各自的经历、学养、写作习惯、知识面和文风都不相同，难求一致。选材和详略也难免有畸轻畸重之弊。但是总的说来，本书确实表述了作者对即将逝去的这个复杂纷纭的世纪的反思，也是在自己领域中长期研究的心得，体现了个性，至少不是浮光掠影，也决不求四平八稳。如能使读者感到一丝新意，受到某些启发，这两个寒暑的辛劳就得到了补偿。书中有些看法肯定会引起异议，来自各方的批评、商榷都是欢迎的。

如书题标明，本书是“冷眼向洋”看世界，没有专门讨论中国问题，也许可以以“近乡情更怯”来描述我们的心情。但是作为中国人，实际上在讨论外国时自然心中时刻装着中国，《后记》中多少道出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想法。

开头提到，本书最初创意是受到汪老的启发，这是事实。提出这点是不敢自专，并非据以自重。事实上，整个规划和写作过程中并未向汪老汇报或请教过，现在这部书的内容，也不一定是汪老所设想的那种总结，这是必须说明的。

本书写作过程中陈乐民因病,部分初稿系口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毕业生李靖莒笔录并电脑打印,对节约作者的精力提供了可贵的帮助,特此致谢。

资中筠 一九九九年八月

总 目 录

上 卷

前 言	资中筠 1
绪 论	资中筠 1
第一部 20 世纪——美国世纪?	资中筠 1
第二部 欧洲——分与合,衰落与中兴	陈乐民 305

下 卷

第三部 俄罗斯 —— 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	冯绍雷 1
第四部 一个世纪的国际政治逻辑	刘靖华 227
后 记 “全球化”与中国	陈乐民 361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一 19 世纪留给美国的问题	3
二 悠长而丰富的精神遗产	6
三 持续渐进的改良	10
四 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	13
五 最大的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	19
六 美国与世界	25
第二章 在自由竞争与追求平等的悖论中摆动	29
一 简短的历史回顾	30
二 20 世纪两大思想体系的相互制衡	34
第三章 自下而上的社会批判	52
一 “进步主义”运动	53
二 60 年代的“新左派”和“反文化”(counter - culture) 运动	58
三 60 年代运动与“进步主义”的比较	68
四 “后 60 年代”	72
五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共主义	76
第四章 美国良心的负担——黑人问题	91
一 以种族主义起家	91

二	20 世纪的民权斗争	99
三	变化与问题	112
四	几点思考	120
第五章 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		125
一	小罗斯福新政	126
二	从老罗斯福到威尔逊	143
三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及以后	151
四	福利制度的困境	155
第六章 基金会——独特的中介力量		161
一	教育、文化、科学	163
二	社会改良和社会科学	169
三	种族问题	175
四	国际关系	182
五	基金会的作用和所体现的思想	198
第七章 移民、教育与人口素质		216
一	移民国家的特殊条件	216
二	高度发达的教育	239
三	人尽其才的环境和机制	256
第八章 福兮?祸兮?		262
一	发展和平等	263
二	移民的优势与种族难题	267
三	自由主义的极限	275
四	从市场竞争到市场“专政”	281
五	对内立民主 对外行霸道	286
参考书目		300

第一章

概 论

20 世纪的美国,的确如列宁所说,是在拯救资本主义。到世纪末来回顾,这拯救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消极的“拯救”,而是在不断克服矛盾和危机中飞速发展。事实上,没有发展,就谈不上拯救,资本主义如果停顿也就意味着死亡,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1941 年,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提出了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之说。不论此说的含义是什么,自那时以来,美国国力和地位一路上升,“超级大国”之名由此而来,到世纪末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则是事实。

另外一位分析家认为美国的繁荣得力于四位经济学家的理论:1.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概言之,就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专业分工,政府作用的严格限制和自由贸易。贯穿其中的哲学是私利能构成公德;2.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制造需求解决萧条和失业的理论;3. 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4. 熊彼得的“企业家社会”,以思想和技术创新为经济的动力,也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¹ 这一分析有其中肯

¹ Joseph Noland: "The Roots of Americans' Prosperity". Address delivered at Flagler Forum, St. Augustine, Florida, March 19, 1918.

之处。当然,影响美国经济的理论决不止这些,例如在哈耶克的对立面还可以加上斯蒂格利茨。在凯恩斯的对立面还可以加上弗里德曼等等。实际上,先有实践还是先有理论也很难说清。不过就大的方面来说,举这几位经济学家无非是说明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不断在自由放任和政府调节之间摆动,趋利避害,同时不断创新,造成了今天的持续的繁荣。这种机制,这种精神是长期起作用的,不是暂时的,因而美国的领先地位还将继续下去。

问题是,这些理论的发明者很多不是美国人,在欧洲国家也未尝没有实行过,但是为什么在美国最为得心应手,最见成效,而且形成了相互交替的机制?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美国的实力雄厚,经得起大起大落。美国何以兴?其秘诀何在?正是本书这一部分试图深入探讨的。

关于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看美国,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姑且撇开外国对美国国际行为的霸权主义的批判不谈,就美国本身而言,在美国人中就有两种极端,一种认为美国已经滑向一个“罪恶的城市”,企业、劳工、司法都日益腐化,传媒为迁就最低级趣味的大众而堕落,人人为利益所驱动而不惜对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浪费,整个国家正在四分五裂。另一种极端则认为美国物质富足,精神自由,在收入分配、社会升迁、职业观等方面正向着日益平等的方向发展,对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容忍度最高等等。当然更多的看法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一段。不论对其评价如何,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崛起和发展为超级大国——包括这一事实本身和它的过程——是对 20 世纪全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而且从当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又一轮的转型或革命——“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全球化”等等——来看,美

国又处于遥遥领先地位，这种良性循环至少将持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前几十年。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典型，值得深入探究。

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有两条主线，一是物质的和表层的，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等，姑称之为“硬件”；一是包括精神、思想、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等比较内在而抽象的，姑统称之谓“软件”。美国在这两方面都有其“特色”，而二者相互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既相辅相成又有矛盾。本书的主旨在于从“软件”中得到启示，对美国的探讨亦是如此。关于美国的客观环境和外在条件——“得天独厚”，真正的“地大物博”，两洋大陆，历史机遇等等——论者已经很多，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详述。美国的科技、经济领先的客观事实也为众所周知，不是本书要叙述的主题。现在主要是从它的人文条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的一个侧面来探索其“何以故”？任何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本章既然是探讨美国发展和强大之由来，重点就是讲它的优势这一面，不可能面面俱到。

一 19 世纪留给美国的问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在迅猛的工业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这个“变”，就是 19 世纪带给 20 世纪的遗产。19 世纪最后 20 年是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的年代。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大财团开始形成，同时各种矛盾、贫富悬殊也突出表现出来。从生产力发展的势头来讲，比之于欧洲，一新一旧已经很明显。尽管欧洲的走下坡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也是在那时出版，但是实际上欧洲的困境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再进一步发

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从本世纪初就在酝酿打仗,这一困境已为列宁所道破。而美国却正像一架开足马力的新机器,有的是潜力,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恶性膨胀,各种典型的矛盾也都开始激化:

1.“西进运动”已经到头。随着从墨西哥那里抢来了大片领土建立了新墨西哥州,而且取得了加勒比海和西太平洋岛屿后,全方位领土扩张基本完成,边疆大体定型(以后增加的主要就是夏威夷)。这样,以往通过开拓新边疆缓解社会矛盾的模式尽管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余地已大大减少。与此同时,东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发展。贫富悬殊扩大,童工制、血汗制、危险而恶劣的工作条件、失业危机等等都日益加剧。过去,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花费很少的代价剥削工人,而劳工问题没有达到欧洲那样尖锐的程度,是因为不满现状的人,缺乏竞争能力的人以及可能闹事的组织者可以不断往西行,留下的空位又有新移民来填补。现在受害者已无处可逃。20世纪头十年被认为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谁拥有工厂、矿山,谁拥有给工人居住的房屋,提供工人做祷告的教堂,拥有学校让他们的子女来读书,谁直接出钱养活传教士、教师、医生、警吏,偶尔还有法官,谁——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就拥有了工人的肉体 and 灵魂。连规定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在管理奴隶方面不能不讲的宽大基督教人道主义,现在在残酷的公司的管理中也都没有了。”¹

2. 废除了奴隶制,黑人名义上得到解放,实际上命运并未好转,经济生活在“自由”的身份下反而更加失去保障,而种族歧

¹ 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第40页。

视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第 15 条修正案形同虚设。黑人名义上的权利得而复失。南北战争后南方旧的农业庄园制度解体,经济出现混乱动荡,优越的教育制度也受到破坏。

3. 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而管理、设施各方面赶不上,出现许多贫民窟,成为一切苦难、丑恶和罪恶的集中地。同时大批新移民涌入。他们与过去主要来自英国和北欧的移民不同,多数来自南欧和东欧,语言、习俗和宗教都不相同。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不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农业产品都大大超过国内市场的容量,生产技术的改进缩小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外来移民对待遇要求较低,更易为老板所左右,19 世纪末已经相当发达的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成果受到了威胁,于是移民的优越性转为负面效应,从 19 世纪最后的二十年起,美国就开始大规模排斥移民。

4. 政治腐败。出现了能左右政策的特权集团,主要有:内战有功的退伍军人及其家人后代(迫使国会通过优厚抚恤金)、大工业家(从高关税中得利)、金融家(左右货币政策,主张金本位制)、铁路建筑业主(从政府的慷慨土地政策中得利,处于垄断地位,操纵运输价格,任意勒索公众,反对政府监督)。这些集团对政策的间接影响比国会和政党还大。再加以内战造成的分裂和仇恨、权力向联邦政府的集中等因素,原来以主持正义、公平,反对奴隶制,反对特权起家的共和党已经和民主党的右派结合起来,殊途同归,成为保守的力量。政党、国会只玩弄权术,分配利益,政客哗众取宠,各项政策更加明显地为既得利益阶级服务。在政府用人制度上出现了所谓“分赃制”,也就是说,当选的总统把政府职位视为囊中猎物,在支持自己竞选的人物中论功行赏,进行分配。这样,必然导致公务员素质下降,政府威望和效能日益低下。

总之,到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种种典型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和突出。旧大陆的病症新大陆似乎也难以逃脱,而且还加上美国特有的、先天的种族矛盾的顽症。那么,美国凭什么度过这一百年,达到今天的情况呢?

二 悠长而丰富的精神遗产

这个小标题的用意是要澄清两种通常对美国的印象:一是认为美国历史很短,没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二是认为美国是暴发户,因而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贫乏。事实并非如此。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主要的大国中是历史最短的。北美大陆从为世人所注意开始就和“新”字连在一起,人们提到它时很少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相联系。但是有一点人们往往忘记,就是作为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是最“老”的——美国独立比法国大革命早十三年。更何况,在独立以前的殖民时代,欧洲早期移民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二百年。因此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美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十分重视,凡到过美国的人都对它的博物馆之遍及全国,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叹为观止;美国人从各种角度写的本国历史研究著述如汗牛充栋,许多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美国史在我国也是显学,在历史学科中占一定的地位。对于美国立国的历史条件和人文宗教背景及其对美国发展道路的影响等问题,中外学者于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也有一定的共识。

从根子上说,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摈弃了“人治”——亦即依靠领袖魅力的治理,而坚决选择了“法治”。在这点上华盛顿总统厥功甚伟,史有定评。尽管多数来北美洲的欧洲移民,特别是

参加独立战争的开国思想家们都信奉立宪政府，不会赞成君主制，但是在独立之初，像一切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一样，华盛顿威望极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倾向。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如果他当时有集权的欲望，或经不起权力的诱惑，不知不觉间以自己的意志来治国，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于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的不和，大家都希望他留任，如果他要当终身领袖，十分顺理成章。但是华盛顿本人碰巧是权欲淡薄的人，这种“淡薄”不同于东方式的消极的个人修养（假如是真诚的话），而是出于对代议制和宪法政府的坚定的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进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和政府机构的建立，然后功成身退，从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使得新的国家免于革命以后经常遇到的纠缠不休的接班人问题，从一开始就为整个美国民主制度奠定基础。当然这与美国没有一个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贵族阶级有关，并且是一批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的功劳，不完全是华盛顿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国在立国之初免去争权夺利的折腾。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从宪法和机构的建立开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且，民主权利的普及也是渐进的，这点与法国的传统不同，较少街头民主的传统和群氓政治的可能，这对美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弱之说，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揆诸美国实际，确实存在相当长远的精神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关

于自由主义,如果只理解为提倡个人自由竞争,而忽视其包含平等的原则,未免失之片面。事实上,所谓“天赋人权”,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首先是思想、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四大自由,在美国还特别强调机会平等,是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凭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假如可以称作美利坚民族的话)的胶合剂,是在最大的差异中求同的共同标准,也是一切改良的动力和指针。

毋庸赘言,美国的思想资源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美国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远流长。不过欧洲的思想传到美国之后,在“新大陆”的土壤进行了选种、变种、生根、开花、结果,就带有了“美国特色”。美国的主流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和道德的标准。这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由于没有欧洲的封建残余和贵族势力,在美国早期建国过程中,这种自由主义一个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两大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发展成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种思潮在欧洲的命运姑存不论,进化论对美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遍及哲学、教育、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现了一批热心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主要是在经济学界。但是到了20世纪,弱肉强食的法则已经弊端百出,社会不平等达到了难

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谓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日益暴露出虚伪性。此时在理论界出现了对立面，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主张政府干预，对缓解社会不平有所作为，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有人认为美国的许多福利制度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即使如此，分量也很少，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事实上美国最激进的改良没有脱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弹性较大，右边界是法西斯主义，左边界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框架内左右摆动，不断调整，是美国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总的说来，美国社会实践的主线还是自由竞争，相对而言，因平等而妨碍效率的程度比欧洲国家要轻得多。于是就出现在语义学上令人困惑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词在美国一反其原义：“保守主义”指倾向于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因为这是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狭义的）反而指主张政府干预，多一些规章制度，抑强扶弱。简单化地说，前者主要着眼于刺激投资者的积极性，让资本家先赚了钱，然后向下渗透，泽被全民；后者着眼于保护底层人民的基本利益，强调平等。这两种思潮归根到底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核桃的两半。正因为美国的实践主线是自由经济，其自然倾向是贫富差距扩大，所以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的主流在多数时间内是“自由派”声音较高，即为弱势群体说话，放手批判现状。有时越是处于边缘的少数主张，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这往往给外人以错觉，以为美国思想界主流出现左倾。事实上美国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数欧洲国家要靠右。

所以，美国从 19 世纪接受了一大堆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拥有一笔历史遗留的丰富的精神财富，足以促成本世纪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渐进的改良。